

## 鍾理和 〈阿煌叔〉

因為我缺少一間廚房，哥哥臨時靠屋檐給我搭了間茅屋，六支硬竹柱已經埋下，屋架和長枝竹的桷子也已紮好，以後，祇待把茅草攤蓋下去就行。可是阿煌叔卻祇把兩邊的檐頭蓋好，把中央一大片留在那裡，便自個兒停工不來了。於是我的廚房就像戴著帽圈兒的小孩頭，幾日來向著天空露出不尷不尬的光腦袋，聽任風來風吹，日來日晒。

這也罷了，卻可憐了一日三餐必須在那裡做飯燒菜的妻。她頭上戴了頂竹笠，代替了上面的屋頂，稍不順意，便總要嘮叨幾句，而且，動不動便把我也說在裡面，好像說她之晒太陽，完全是我的罪過。固然，這是冤枉的；可是我並不替自己辯護。眼看戴著笠兒傍著大灶，讓炎陽和烈火上下煎炙，而變成了炭團似的，面紅耳赤的妻那份受罪的模樣兒，委實也覺得很對不起。

就是這樣也罷了。然而由昨天午後起，天色很不對，一團灰色雲，把西北邊天空掩去一大塊，看來近日間似乎就要下一場雨。妻進進出出總抬起頭來觀察天空，兩道眉毛皺成一個結。嘮叨是更多了，更繁了，我呢，似乎也不能置之度外了，假使當真來那麼一場雨，那可怎麼好呢？

「這就要下雨了——」

妻喃喃地說：

「你不會去看看阿煌叔去嗎？」

這倒是個辦法！看來，我好像是急糊塗了，竟沒有想到這一著。於是，我由哥哥處問明途徑，遂決計自己去走一趟。

提起阿煌叔，要是把時間往回倒退二十幾年，我倒也是很熟的。那時候，我還小。我們的村裡，每年到了大冬稻子播下田裡，便總有三幾個在村裡比較能幹的年輕人出來組織除草的班子——包班。這是一種帶有互助性質的團體；班員全是些年輕人。當時阿煌叔便是領班之一，而且以他所領班子的工作的認真、俐落、賣力，在全

村幾個包班之中，又是最吃香的。所以一般年輕人，不分男女，誰都願意參加他的組織。而田戶們，也希望能由阿煌叔的班子給他除草。

就在稻子落土後的某日，那日阿煌叔的包班輪到我家來了。這樣的日子，是並不尋常的。田戶總要預備一頓豐富的午飯。就恰似過節一樣，殺雞宰鴨，沽酒買菜，十分熱鬧。

說過了，那時候我還小。那種嚷嚷然的空氣，立刻把我激盪起來了。我的大嫂子宰了一隻大閩雞。我和現已不在人世的姐姐，很高興的在旁觀看，姐姐當時十歲，空著白底藍花短褂，兩邊耳朵上，垂著兩條小辮子，辮尾繫條大紅絨線，打著蝶形花結。她有一對溜黑滾圓的眼珠，紅噴噴的雙頰，映在白胖的嫩臉上，彷彿就在清明時家家要做來祭掃用的，紅白分明的紅龜糕。她睜大兩顆圓眼，不轉瞬的注視著眼睛半閉的雞頭。她之愛吃家禽類的頭，是出了名的。在平常家裡如宰了一隻雞，或者一隻鴨子，那麼這隻雞或鴨頭，便總是屬於她的。就是哭著、鬧著，她也要這頭來吃的。因此，無形中，這些家禽的頭，便總永遠為她所得了。

「秀妹，今天的雞頭，你可不能吃了。這是阿煌叔的，他是班頭！」

正在剖雞下水的嫂嫂，回首向她和祥地說。

雞頭必須奉敬班頭，這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制定，而且相沿下來的民間的一種規矩。這裡面象徵的意義，似乎和尊長的意義有同樣的分量。它雖說是未成文法，但卻不知有幾許時間它被遵守下來。假使有人不慎而侵犯了它，那將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。

可是，秀妹姐卻吃驚地盯著嫂嫂出神。眼睛是睜得更其圓大了，那裡是疑信參半的，並且帶有未能理解的、困惑的成分。

「雞頭得留給領班的吃的，誰都不能要的。」

嫂嫂向姐姐堆起笑容，半是解釋，半是哄騙的說。

午餐預備妥當，嫂嫂把它裝做一大擔，挑往田裡去。我和姐姐跟在後面，蹦蹦跳跳的，說說笑笑的，異常興奮。

稻田在村北角，東北兩面鄰接漫漫的河灘。除開幾丘芎蕉，這四甲多的田壟，大部份是種稻子的，都有筷子來長了。

班子由十幾個年輕男女組成，他們有著豐富和活潑的生命，像牛一般強壯。排成橫隊，膝間夾著稻子，跪在田壟裡再翻抓稻頭下的土和草。一律的，都把褲筒捲得高高的，兩條腳，這時已變成了多餘的贅物，長長地拖在後面，跟著腰部的擺動，尾巴似的掃來掃去。男班員全光著背脊向日，這和他們身下的土一樣，黑澤有光。女人則把前後衫裙，用條藍洋巾結實地繫在腰間。豐腴的大腿，在平常日子該是雪白的，卻由于烈日及下邊炙熱的田水的浸漬，已變成紅色的了。

他們一邊說著、笑著、歡叫著，而且吹口哨，有時也不免由哪一個唱隻山歌；一邊，兩手敏捷而嫻熟地挖抓著大地的皮。經他們翻抓過的地方，水是混濁的；黑的土，像滲過麻油似的光滑細膩。稻子像颱風後的草木，東倒西歪，十分狼藉，彷彿並不關心它們是否將由此得到好處。

又抓完一坵田，忽然從中有人大聲地，神氣而又堅定地說：

「大家歇手吧；飯來了！」

這是阿煌叔。他抓到田壟邊，頭一個站了起來；是一個彪形大漢，高個子，闊肩膀，像一堵壁。他的每一個手勢，每一個轉身，都像利刀快活，鐵鎚沈著。他的手上、腿上、身上，並且臉上，沾得滿是泥漬。在抓草時彈起來，而經體熱烙乾了的點點泥漬，使他的不平凡的面孔，平添了幾分慍悍、勇猛的表情。這一切，我覺得和他的魁梧的身姿極相稱合的。我由他的每一個動作，獲得一個有力而清楚的印象——一個字：強！

嫂嫂在稻田旁的芎蕉園，割下幾張蕉葉平舖地上，然後把飯餚由菜籃移到蕉葉上。十幾個除草工人，到田溝上把渾身上下的污泥洗刷乾淨後，便以輕快的步伐走攏來，馬上，芎蕉園裡，空氣中，便充滿了滿足於自己的諧調而安靜的、生活享受的人們的話聲和笑聲。

女人們更整理了自己的衣服和頭髮，於是，就又都換上了另一幅臉相，成了另一個人了。從這些人們的臉孔上，眼睛活生生地發著光閃；口為了微笑而嘻開著。

阿煌叔晃著像岩石粗碩的軀幹，立在蕉陰下，左手插腰，滿足地眺望著陽光下的田壟。一邊舉起右手在不時滴著水珠的臉上，一把一把的抹了，然後擦在褲腰上。他發達壯闊的胸脯上，長著茸茸的毛，這毛和頭髮一樣，是又黑、又粗、又亮的。他的臉孔，稜角分明，很大的一張口，肯定的視線，有著除開現實生活的舞臺面以外不看其他的，人們所具有的誠意和喜悅。

他望了一忽，轉身向大家和藹的說：

「我們開飯吧——」

他在一群人中間，忽然發現秀妹，立刻，像想起了什麼心事，吃驚地說：

「啊，秀妹！來——」

阿煌叔走向飯攤，一彎身，由一隻大海碗裡，用手指夾起雞頭來，遞給秀妹。

「來，給你，這是你的——我知道你愛吃這個。」

他說著，哈哈哈哈哈地大笑起來。

秀妹姐忸怩著，眨著眼睛，斜睨眾人。

「怕什麼羞，給你呀！」

又是一陣明朗的哄笑。秀妹姐終於接過雞頭來，轉身走向蕉陰深處去吃去了。阿煌叔目送著大紅絨花結一動一顫的秀妹的背影，笑了一陣以後，很高興地叫著說：

「秀妹，好姑娘，很好——」

我以驚奇、以驚訝，並且幾乎是驚嘆的眼睛，看完這一切，而像偶然得到了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所不能控制的玩藝一般，感到了惶惑和眩迷。然而通過這些，一個人的不平凡的印象，便不可磨滅的，在小心靈留下來了。

我所知道的阿煌叔，是二十幾年前的，也即是在他年輕時的阿煌叔。以後，自己所走的路子，使我和他之間，塞滿了暗黯的，不聞不見的大海。現在，我再度和他發生關係時，他已不是昔日那個阿煌叔了。

據說他在抗戰翌年，也像自己家一樣，離開了自移民以來，便一直紮根在那裡的南邊五六十里的故鄉，而搬到這裡來了——他入贅在前面一望可見的崗下村子裡的人家。關於他故鄉老家的情況，哥哥能夠告訴我的，便是死光和賣絕！然而至于如何死光，又如何賣絕，則哥哥似乎也沒能知道得很詳確。

「這個人是完了——懶得出骨！」

哥哥生氣地說。

阿煌叔之所以「完」了，據說是完全因他的「懶」！他懶得做工、懶得動彈！做一天，就得歇上三四天。就祇因了這「懶」，他的丈人，把他連同兩個孩子和女人一塊，攆了出來。

「——你看看去吧。他準是在家睡覺呢！飯也懶得煮來吃。——睡死了他才好！」

我在羊腸小徑上，一邊走著，一邊試圖把我記憶中的阿煌叔，和現在的阿煌叔銜接起來。我用盡想像和推理的水泥，想在被遺漏的中間一段，架起一座橋樑，而讓兩個極端——勤勉和懶怠，得到融和與調諧。但是，我隨即放棄了這種類似兒戲的綜合之作。我在努力了一場之後，發覺了祇能借用那詭奇的怪誕和無稽，始可把這種工作化為可能。

小徑在排空矗立的深幽的竹林裡，曲折迂迴。一個人走在裡面，頗覺陰森迫人。走完竹林便有幾坵長方形的梯田，下臨乾涸的，河道寬闊的甲河。由這裡，便看得見田壟那端，在蕪雜的灌木叢間露出屋簷的茅寮。這該是阿煌叔的家了。

走近寮邊，便有一股屎尿經過陽光蒸晒的濃烈臭味，迎面撲來。一大群金蠅，噙地飛了起來；像一朵雲。我俯視地下，原來是堆屎。再向四下裡看看，這卻使我大吃一驚：滿地有一堆一堆的黑跡。人走上前去，便由這些黑跡飛起一群一群的金蠅，現出了黃色的東西來。全是屎！有很多是已晒得祇剩下滓渣了。無數披甲帶盔的蜚蠊，正在熱心而且忙亂地，把比牠們的身子還要大的渾圓的屎球，用牠們的前後肢，笨拙的，滾向什麼地方去。

兩個孩子，在屋邊的「駁駁子」樹下，戲玩著。姐姐手裡拿了條拴著隻蜚蠊的麻繩，張大了驚訝的眼光看我。她的上唇，掛著兩道濃濃黃色的鼻涕。蜚蠊，這滿身戎裝得十分威武的甲蟲，為了想逃出滅亡，無助地抓著地面。弟弟光著屁股，坐在地。他的身旁有一堆屎。金蠅受了妨礙，在前後上下倉皇地環飛著，嗡嗡地鳴著，執拗的不肯離開。

我小心翼翼地關顧著自己的腳下，祇要稍一不慎，即可能隨時踩在任何一堆屎上的。門口一條黑狗，躺在斑駁的陽光下假寐，見人至，踉蹌爬起。狗枯瘦得像條影子，祇剩了軀殼，肋骨歷歷可數。牠的憂鬱的眼睛，向我注視一下，便轉身捲起尾巴，醉漢似的一搖一擺的縮進屋裡去了。

我走進低矮的門。屋裡靜悄悄的，毫無聲息。在又窄，又陰暗的屋裡，兩道陰悽悽的發光體，正向我投射過來。這是人的眼睛，而且隨即我認出了那是女人。女人在地上，斜靠在一根燻黑了的竹柱坐著。墩凳矮小得隱沒在她的屁股下，幾令人胡疑她祇是坐在地面。她的臉孔，像豬；眼睛細得祇有一條縫，也像豬；厚嘴唇、厚眼皮，更像豬；不想東西，心靈表現著空白，又是像豬。

女人艱難地挪動了下身子，然而卻依舊坐著。這時，有蒼老卻帶威嚴的聲音，由旁邊的床上發出來。

「誰？做什麼的？」

在用山棕莖編就的低矮的床上，一個男人隨便捲了條骯髒的被單，在躺臥著。由兩個洞裡發射出來的黃黃的眼光，表示了對於不速之客的奉訪，並不比自己的發問有更多的關切。我很熟識這種眼光，是要把一切人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，統統嘲笑進裡面去的。我本能地覺得很糟。我在床前立了片刻。當然，我是用不著懷疑床上人之為誰。然而我卻像偶然遇著了一件不明白的事物那樣的，向男人審視了一會。他的動作和聲氣，已把我的思想一下子攪得如此紊亂。也許應該說是整理；我把自己的身份和來意，事務地向他說明了一遍。

他——阿煌叔，祇冷冷地聽著。我不知道自己的表白，是否得到了反應。以後他又躺了一會，就也慢騰騰地爬起來，坐著，順手抓起枕邊的、祇有筷子來長的旱煙管。他用慢得叫人生氣的手勢，把鐵盒裡的煙末裝進煙斗，頭微俯，眼睛迷惘地看著地面——一聲不響的吸完了一筒煙。聽在耳朵裡，那種滋——滋——滋——的聲音，使我發生了一種奇異之感。對於將告沈沒和永逝的世界，它，並且和那煙斗上忽亮忽滅的豆粒大的紅火光，該是惟一有生氣的東西吧！

阿煌叔的身子，已顯得十分臃腫，皮膚無力地弛張著。鬼才相信這皮膚從前曾經繃緊得像張鐵皮。下眼皮腫起厚厚一塊紫泡，恰像貼上一層肉。頹廢和怠惰，有如蛆蟲，已深深地吃進這肉體裡去了。

這時，我第一次意識到語言的無力。在一個已對這世界不懷任何奢望的人面前，表達意思，已成為沒有意義。我發覺了我自己此行，已變成一種義務。

「阿煌叔，」我說；已毫無信心。「我的廚房還沒蓋好呢！」

許久許久，阿煌叔才抬起他的頭：

「知道了！」

靠在竹柱上的女人，已閉上了厚眼皮，相反地嘴唇卻張開了，看來是那樣的舒貼。在牆陰下，黑狗怯生生地抬首看我。女人後面，鍋爐碗筷等用器，凌亂地拋置著，蕭條而且冷寂。黴味、腐敗和酸氣，一陣一陣地吹起。彷彿自己已站在垃圾堆旁邊。

我轉身向門口。梯田，像幅簡略的構圖橫擺前邊。田，又使我憶起自己的童年時代，那和雞頭聯結在一起的阿煌叔。然而現實的他，卻把那可能性否決了。也許可說那已變成一個謎。

我又看了阿煌叔一眼。他依然是抓著煙管的姿勢。這時，我在他的右眉中間，發見了一顆不算很小的黑痣。兩三根長在痣上的毛，長長地伸過眼睛。這痣毛不可思議的、簌簌動著。

「這田是不是阿煌叔你耕的？」

阿煌叔搖了搖頭。

「耕田？我為什麼？」

阿煌叔動了氣。煙斗敲在床沿上，也格外的響。

「難道說我還沒做夠嗎？人，越做越窮！——我才不那麼傻呢！」

頓了頓，又說：

「在從前，誰不知道我是吃雞頭的人！」

他的眼睛茫然地停留在田壟上。

我感到自己站在這裡沒有意義，便向阿煌叔告辭走出。待我走出屋子，聽見他在後面補充地說：

「明天我去！」

外面，姐弟二人手裡各拉了隻蜚螂，放在地面，在比賽誰的蜚螂走得快。我轟起，並且衝過一群一群的金蠅的烏雲團，一氣走落田壟。一邊，和自己約定，再也不讓自己第二次上這地方來了。那屋裡的陰暗、凌亂、黴味、酸氣和腐敗，還有那蜚螂，這些被認為不健康的東西，是最易令人發生一種錯覺的。通常，在人生的所有場合中，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朵所聽見的，並且書本上所教訓的，莫不叫人們相信勤勉和富有，怠惰和貧乏的必然關連性。與此相連的是：富人的懶怠、安逸；和窮人的勤儉刻苦。然而他，正是阿煌叔，卻不但在以他那肯定的咒咀，而且更以他的現實的生活，不，用自己的生命，勇敢地起來否定這普遍的真理。

果如阿煌叔說的，人越做越窮，則我們這個世界將如何？

我想起在阿煌叔那臃腫而醜惡的臉上，刻下的，那強烈的憎惡的表情！

我祇希望，那句話祇是他個人的一種錯覺……。但願如此！